

「述祖德」詩賦之重述與挪借

——以謝靈運〈述祖德〉二首與〈山居賦〉 對讀為中心

沈芳如*

（收稿日期：108年9月20日；接受刊登日期：108年12月18日）

提要

「述祖德」主題，於《詩經》已存在，並對後世述祖德主題之確立，形成影響。不同於紹述先祖功業之傳統，謝靈運〈述祖德〉二首與〈山居賦〉之寫作意圖，乃在「重述祖德」與「挪借賦體」。本文擬先梳理先秦至魏晉述祖德諸作，掌握此一傳統。其後，以謝靈運作品對讀為主，一者完整闡述謝靈運憬慕先祖之情，二者一窺謝靈運應對不遇之態。同時，揀擇魏晉時期述祖德代表作品，如陸機〈祖德賦〉、〈述先賦〉，及陶淵明〈命子〉等，與謝靈運相互對照。期望於彼此同異之間，勾勒文人於先祖榮光之下，如何尋思自我。最後，突顯謝靈運託言紹述，實則透過重述與挪借，彌縫主觀企望之功業。

關鍵詞：謝靈運、述祖德、山居賦、謝玄、不遇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述祖德」主題，於《詩經》已存在，甚至形成一種頗具模式的創作形態，並對後世述祖德主題之確立，形成影響。

就周人來說，其宗教意識稍遜於殷人，但歷史意識卻遠遠超過殷人。這當然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內在原因。首先，在宗教信仰方面，周人的祖先觀念極強，盛行祖先崇拜。其次，周人對歷史抱有強烈的功利態度，力圖用歷史來為他們統治和政治措施提供根據，為現實的利益服務。通過橫向的文化比較可以知道，周人歷史意識的發展及其對神話發展所產生的深刻影響，在當時的世界上是無與倫比的。¹從這個觀點可以理解，《詩經》中何以存在諸多述祖德之作，在歷史意識強烈的前提下，追摹先人足跡以為行事軌範，甚至以先人德行勸誡後人，也是自然而然形成之傳統。

述祖德之作，於《文選》中僅見謝靈運〈述祖德〉詩二首并序。而關於〈述祖德〉詩之研究成果，就筆者所見，大抵有以下三篇，分別簡述如下。其一為齊益壽〈「達人」形象與謝氏門風——謝靈運〈述祖德詩〉析疑〉²。齊先生認為，就自然與名教之關係切入，才能理解詩中「道情」、「神理」與「拯溺」、「龕暴」，二者乃體用關係。此外，「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兩句則更為複雜。謝靈運所塑造的理想人格——「達人」，是以「貴自我」的高情為本，以「濟物」的才性為末，是以仍是體用之辨的玄學思維產物，具體內容須由謝氏門風去索解。在謝靈運心中，能攀登「達人」之理想人格者，為祖父謝玄以及賢相謝安。作者最後作出結論，達人之標準於「高情」、「濟物」之外，尚有「辭賞」，則顯然謝玄及謝安均不符合，謝靈運顯然誇飾過度。就齊益壽〈「達人」形象與謝氏門風——謝靈運〈述祖德詩〉析疑〉一文而言，旨在梳理詩中「達人」形象為何，以及與謝靈運之先祖、門風是否相符。然而於謝靈運何以創作此詩之背景、動機，顯然著墨不足，無以深入闡明謝靈運與此詩之內在關聯。

其二為鄧仕樑〈論謝靈運〈述祖德〉詩二首〉³。鄧先生先論及尊美祖先之意識，早見於先秦《詩經》、〈離騷〉之作；到了六朝門第觀念尤盛，「詠世德之駿烈」（陸機〈文賦〉）之篇章則更受重視。而無論是謝靈運〈述祖德〉之作，亦或是之前左思〈詠史〉第

¹ 此處神話歷史化之論述，引自趙沛霖：《先秦神話思想史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年3月），頁64。

² 引自齊益壽：〈「達人」形象與謝氏門風——謝靈運〈述祖德詩〉析疑〉，《文化的饋贈》（語言文學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8月），頁155-171。

³ 引自鄧仕樑：〈論謝靈運〈述祖德〉詩二首〉，《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22卷（1991年），頁163-176。

三首，甚或是陶淵明〈命子〉，皆有「惠物辭所賞」、「功成不受賞」，以及「功遂辭歸」之句。可知此為上述諸作中，最值得稱賞之品德。至於〈述祖德〉第二首中，言及其祖父築室始寧縣，成為他日後幽居基地。〈山居賦〉之本文和自注，皆可作為〈述祖德〉詩之注腳。只是謝之山棲乃充滿無奈，古來賢達乃建大功於當世，而後可以盡高棲之意，這是大謝與其祖父不同之處。此外，無論是謝玄還是謝安，就功成身退而言，亦不無曲筆。因此與其說〈述祖德〉在歌頌其先祖，不如說大謝在詩中投射其心目中偉大政治家之理想。本文探論層面可謂更為多元，唯文中未能深入闡明，所引論之述祖德諸作，與創作者之創作心理有何關聯，呈現出何許知識份子樣態。

其三為陳慶元〈謝靈運〈述祖德詩〉發微一兼及晉宋之際陳郡陽夏謝氏子弟的境遇〉⁴。陳先生認為謝靈運〈述祖德〉詩不僅述祖之德，且述祖之功；德是由功而來，其重點在頌德，以為謝玄乃尊主隆民，且承繼史上功成不受賞之達人風範。相對而言，則劉裕乃有功而寡德者。此外，作者認為〈述祖德詩〉與〈山居賦〉作期應相去不遠，提出〈述祖德詩〉與〈山居賦〉對讀之可能。此文多數文字，在論證謝靈運詩作側重先祖之德，並以此譏諷劉裕，遂招致災禍；最後則兼論謝氏家族成員之間利害衝突。可惜文中〈述祖德詩〉與〈山居賦〉對讀部份乃點到為止，僅簡單考論二文之創作時間相近。其餘重點仍置於謝靈運與周遭人事之矛盾周旋。

筆者關注在於，晉宋之間述頌祖德之作，尤其是謝靈運於詩文中對於謝玄推崇傾慕之意，除了具備追念先人之傳統以外，尚涵藏何許個人內在心緒；其與創作當下所處境遇有何關聯，甚至存在何許如此書寫之必要。是以期望於前人基礎之上，描摹出更為具體豐富之詩人樣貌。

筆者擬先梳理先秦至晉宋述祖德諸作，掌握述祖德之傳統。其後，以謝靈運作品對讀為主，一方面期望更加完整闡發謝靈運對於先祖傾慕之情，藉此一窺謝靈運身處不遇之時的應對姿態。再者，揀擇魏晉時期具代表性之述祖德作品，如陸機〈祖德賦〉、〈述先賦〉，以及陶淵明〈命子〉等，進一步與謝靈運相互對照，期望於彼此同異之間，勾勒同樣身處不遇之文人，如何透過書寫述祖德之作安頓身心，並藉以突顯謝靈運述祖德之書寫特色。

⁴ 引自陳慶元：〈謝靈運〈述祖德詩〉發微——兼及晉宋之際陳郡陽夏謝氏子弟的境遇〉，《融通與新變——世變下的中國知識份子與文化》（新北：華藝學術出版社，2013年10月），頁67-97。

二、先秦至魏晉述祖德詩賦

（一）先秦至兩漢

《詩經》中頌美先祖德行功業的作品，多屬廟堂樂歌，可以〈周頌〉為代表，其中尚可看出歌、樂、舞混合一體的痕跡。而〈大雅〉中亦多見，如〈文王〉，乃後人追述文王之德；⁵〈生民〉依〈詩序〉說法，乃尊后稷也。⁶《詩經》中這些頌美先祖德行功業的詩篇，為兩漢以後朝廷官方舉行宗廟祭祀大典所追隨模仿，同時也是兩漢以後個別詩人創作「述祖德」詩的源頭。⁷

現存漢初有主名的文人詩，極為有限，可以韋孟（前 225-？）的四言〈諷諫詩〉為代表。《昭明文選》即選錄為「勸勵」類第一首代表。漢魏以後詩人，往往以韋孟〈諷諫詩〉為「敘先烈，述祖德」詩之典範，進而發展演變成推崇先人、訓誡子孫的詩歌類型，以自勵或勵人為宗旨。⁸至蔡邕〈祖德頌〉⁹，明確以「祖德」名之，乃是以述祖德，強調「易嘉積善有餘慶」、「賢人君子，脩仁履德」之理，以垂示子孫。既承繼韋孟〈諷諫詩〉述祖德筆法，又開展出述祖德主題。

（二）魏晉

魏晉時期明確以「祖德」為題者，有晉庾峻（？-273）〈祖德頌〉，乃述祖德，以勸勵子孫於亂世之中，宜縱德遺寵，顯志遁思，以求均樂公侯，逸豫無期。有別於勸勵子孫追隨先祖建功立業，亦或是積善修德，本文在提醒子孫「遁思」此退隱保身之道，乃述祖德之作中少見者。蓋庾峻曾自言：「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於丘園，高節出於眾庶。」¹⁰故以述祖德申明遁思之意，亦情有可原。

庾峻〈祖德頌〉之外，魏晉時期尚有多篇不以祖德為名，但仍藉述祖德，以各抒己志

⁵ 余培林：《詩經正詁》（臺北：三民書局，1995年10月），頁316。

⁶ 余培林：《詩經正詁》，頁370。

⁷ 王國瓔：《中國文學史新講》（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6年9月），頁55-58。

⁸ 王國瓔：《中國文學史新講》，頁289。

⁹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6月），頁874-875。

¹⁰ 「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於丘園，高節出於眾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勁足以抑貪污，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為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於主；行雖詭朝，而功同於政。」庾峻所言山林之士，並非不過於世，遂避世隱遁之人，而是行止與朝廷之士相對者。山林之士即使離世、詭朝，但終究德合於主，功同於政，非關不遇。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6月），卷50，頁1392。

之作，如曹植〈責躬〉一詩。¹¹至於陸機〈祖德賦〉、〈述先賦〉，以及陶淵明〈命子詩〉等作，寫就之時，當屬於遁居鄉里，或初涉官場之時。¹²是以其述祖德作品之創作背景，與謝靈運第一次隱居故鄉始寧時，寫作〈述祖德〉二首並序及〈山居賦〉相近。

關於陸機〈祖德賦〉、〈述先賦〉，所歌詠者分別為祖父陸遜、其父陸抗。〈祖德賦〉引述如下：

咨時文之懿祖，膺降神之靈曜，栖九德以弘道，振風烈以增劭，彼劉公之矯矯，固雲網之逸禽，既憑形以傲物，諒傳翼而栖林，伊我公之秀武，思無幽而弗昶，形鮮烈於懷霜，澤溫惠乎挾纊，牧希世之洪捷，固山谷而為量，西夏坦其無塵，帝命赫而大壯，登具瞻於太階，濯長纓乎天漢，解戎衣以高揖，正端冕而大觀，戢靈武於既曜，恢時文於未煥，騰絕風以逸驚，庶遐蹤于公旦。（陸機〈祖德賦〉）¹³

這一篇賦先概述其祖應天受命，修德立業。其中取其一生中最高輝煌之二事：西陵之戰大敗劉備；解戎衣而為相。因此陸機將其祖父之文功武業遠嬗於周公，唯文功方面實乃壯志未酬。題曰〈祖德賦〉，可知陸機乃以陸遜之功業為德。

至如〈述先賦〉引述如下：

仰先后之顯烈，懿暉祚之允輯，應遠期於已曠，昭前光於未戢，抱朗節以遐慕，振奇跡而峻立，在虐臣之貪禍，據西山而作違，招長轂於河畔，飲冀馬乎江湄，頓雲網而潛泳，揮神戈而外臨，敵罔隆而弗夷，逆無微而不禽，茂德韜其既休，元勳擘而荐舉，襲袞服於太階，配三台乎其所是，故其生也榮，雖萬物咸被其仁，其亡也

¹¹ 在〈責躬〉中，曹植雖紹述其父兄之德，然而並非單純歌頌或是勸勵，而是藉著稱頌，突顯己身謙恭反省之姿態，以求取曹丕寬囿與信任。詩前有序：「臣植言，臣自抱壘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罹，聖恩難可再恃。……謹拜表並獻詩二篇。詞旨淺末，不足采覽。貴露下情，冒顏以聞。臣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遂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5月），頁445。

¹² 〈祖德賦〉與〈述先賦〉寫作時間不甚確定。據劉運好之說，〈祖德賦〉與〈述先賦〉所作時間相近，內容當與〈二祖頌〉（今佚）相似，所作時間亦當較近，而〈二祖頌〉又與陸雲〈歲暮賦〉作于同年，〈歲暮賦〉作於永寧2年（公元302年），陸機42歲，陸雲41歲。詳見晉·陸機著，劉運好校注：《陸士衡文集校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12月），頁1425。唯筆者認為，〈述先賦〉一文與〈辨亡論〉一文，對於東吳滅亡一事，皆寓有濃重感慨與反省之意，故此二文寫作時間應相近，當作於吳亡之後，入洛之前。至於〈祖德賦〉與〈述先賦〉主題相近，皆屬述祖德者，或可推敲二文寫作時間相近，乃藉由述祖德，於退居鄉里讀書期間，緬懷家族往日容光以自勵。

¹³ 晉·陸機著，劉運好校注：《陸士衡文集校注》，頁1112。

哀，雖天網猶失其綱，嬰國命以逝止，亮身沒而吳亡。（陸機〈述先賦〉）¹⁴

這篇賦可能與〈辨亡論〉寫於同一時間，皆作於吳亡之後，入洛之前，因為內容皆流露濃重亡國之哀。既然此篇為頌揚其父陸抗功德之作，因此文中提及平定步闡叛亂，穩定吳國西部邊陲。同時，陸抗使走向衰亡的吳國暫時得以穩定，國祚因此綿延。即使在病危之際，仍出策布防，請吳主留意西陲，可惜終究抱憾以終。「嬰國命以逝止，亮身沒而吳亡。」可知全文在讚美之中，充滿對其父生逢末日，壯志難酬之惋惜感嘆，在歌頌先人功德之中，寓有國家興亡之慨，情感層次較〈祖德賦〉更為多重。

無論〈祖德賦〉、〈述先賦〉寫作時間為入洛之前，還是入洛之後，可以肯定的是，皆作於陸抗歿後，也就是吳亡之後。而陸機在吳亡之後，其人生進入兩個階段，一為屏居讀書時期，主要活動在華亭舊里；一為入洛仕晉至遭讒被殺，為入洛仕晉時期，主要活動在洛陽。在這兩個階段之中，無論是屏居讀書，還是入洛仕晉，其動機其實一致，皆為重振家族榮光，樹立自我價值。前者乃沉潛蓄銳階段，後者乃履踐抱負階段。即使入洛仕晉充滿未可知的凶險，即使南人北上往往受到北人歧視，即使陸機為此亦滿腹憂懼，但是他從不改變前行的腳步，只將這一切視為無以掙脫之「世網」¹⁵，以致終招殺身之禍。值得注意的是，陸機何以不畏艱險，只將一切目為無以掙脫之「世網」，正與政治現實、家族期許，及自我要求有關。政治現實迫使陸機必須北上入洛尋求發展機會，家族期許則顯然是來自家族重振往日榮光之企盼，至於自我要求，乃陸機身為陸遜、陸抗之後，務求無忝先祖，這更是生命中不可推卻之重，恐怕也是其樹立自我價值之所在。是以陸機這兩首述祖德之作，字面上乃在稱頌先祖功業，亦或慨嘆其壯志未酬，然而對照其創作當下處境，究其深層創作動機，乃在藉由稱頌祖德以自我惕勵，期望自己亦能追隨先人腳步，建立功業，在吳亡之後重振家族，以不辱先人。

至如陶淵明〈命子詩〉¹⁶，則是在歷數先祖功業之後，以此表達望子成龍之意。節引如下：

¹⁴ 晉·陸機著，劉運好校注：《陸士衡文集校注》，頁1117。

¹⁵ 胡大雷先生嘗云：「『世網』，是陸機對自己甘冒出遊行旅的痛苦與風險而執意要出遊行旅的一種解釋，所謂「網」，即是指這種束縛是衝不破、撕不開的。於是，因離鄉而產生的感傷及因相別而出現的思念，時時存在於自己的生活之中，這是作為仕宦對立面出現的，更映襯出『世網』力量的強大罷了。」引自胡大雷：《中古詩人抒情方式的演進》（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6月），頁114。

¹⁶ 據龔斌說法，此詩作於陶淵明得長子儼後，當時淵明年約26、27歲。而淵明於28歲時，初任江州祭酒。見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頁512-513。袁行霽則認為，此詩乃長子3、4歲，陶淵明為其命名時所作，此時淵明38歲。見晉·陶潛著，袁行霽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1月），頁43。事實上學界對於〈命子詩〉寫作時間說法不一，但大抵乃淵明未仕或初仕之時。換言之，乃淵明功未成，而身亦未退之時。

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

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冥茲愠喜。

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為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

卜雲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

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

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陶淵明〈命子詩〉）¹⁷

全詩 10 章，此節引陶侃以下 5 至 10 章。全詩在歷數陶氏先祖功業之後，第 7 章以下正面述說生子、教子意義。首先言及自己早生華髮，憂慮沒有子嗣，愧對祖先。而後「呱聞爾泣」表述其得子之喜悅心情，接著言及詩人以《禮記·曲禮》「毋不敬，儼若思」，為子占卜取名。「厲夜生子」一章，用《莊子》寓言入詩，照應上文「嗟余寡陋」，又帶出「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之意，頗有望子成龍之用心。而未句自言「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其自遣意味可感。

這首旨在教子，而述祖德只是用以勉後的詩作，當然也寓有作者自得之意。除了歷數先祖功業以教子，「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寄跡風雲，冥茲愠喜」數句，亦可見淵明稱頌先祖功成不居之「德」。值得注意的是，在勉勵長子，亦或是紹述祖德的文字之下，其深層情感底蘊，卻可以由「嗟余寡陋，瞻望弗及」、「厲夜生子，遽而求火」數語見出。就此數語而言，顯然陶淵明自認功業不及先祖，因而自稱寡陋，這也可能是面對先祖不敢僭越之稱美。只是若對比前述諸多紹述祖德之作，除了曹植〈責躬〉一詩，也明顯出現此般自我貶抑之語，其餘諸作多在紹述祖德之後，發抒崇慕追隨，紹述發揚之自我期許。耐人尋味的是，一者陶淵明〈命子詩〉在紹述祖德，表達望子成龍用心之時，同樣身為後人的自己，非但未見承繼之氣概，出場姿態竟是自我貶抑之語。無論此時陶淵明仕隱與否，顯然未至決心歸隱，理當仍有自我期許之空間，然而卻是闕而不見。再者，同樣出現自我貶抑之語的曹植〈責躬〉，其寫作背景與其詩題，明顯可見自我究責請求寬宥之意。那麼，

¹⁷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頁 41。

同樣出現自我貶抑之語的〈命子詩〉，即使寫作背景與詩題異於〈責躬〉，然而其自我貶抑之語，是否亦隱然表露歉然之意。一位父親在發抒望子成龍之意的詩作中，不僅缺少立足之地，甚至以「厲夜生子」典故，取消自己於祖德中存在的合理性。與前述陸機〈祖德賦〉、〈述先賦〉二文，藉述祖德以自我惕勵，為重振家族往日榮光義無反顧之積極奮發相較，陶淵明〈命子詩〉雖亦紹述祖德，但或許尚無事功可言，遂顯得低調掩抑。既不見奮發自許，亦不見命子姿態。如此幽曲心境，可見陶淵明面對事功之依違迎拒，且愈見陶淵明無以迴避的儒家情結。¹⁸

三、謝靈運〈述祖德二首〉與〈山居賦〉之對讀

（一）述祖德二首

在《昭明文選》中，有「述德」一類，而其中僅選擇謝靈運〈述祖德〉二首。〈述祖德〉雖題為「述」，不過第一首顯然為「贊」，乃概略評價祖父謝玄之功，既為「明哲」，又復具有「經綸」之才。第二首詩則為「述」，乃較為具體說明謝玄平定苻堅之亂，爾後卻壯志難酬，遂回到故鄉始寧經營莊園之原委。此詩作於謝靈運第一次隱居故鄉始寧時，詩歌主要敘述詩人祖父謝玄之功德。謝玄乃謝安之侄，前秦苻堅侵擾東晉邊境時，謝安委以重任，戰於淝水而大捷。正當準備進一步收復北方失土時，司馬氏慮其功大難制，最後改任會稽內史，以致有志而不得伸，只得以山水為娛，45歲即病死。

詩前有序，二詩分別引述如下：

【序曰：太元中，王父龕定淮南，負荷世業，專主隆人。逮賢相徂謝，君子道消，拂衣蕃岳，考卜東山。事同樂生之時，志期范蠡之舉。】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段生藩魏國，展季救魯民。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臨組乍不緜，對珪寧肯分。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

¹⁸ 在一般目為陶淵明絕筆之作的〈自祭文〉中，雖然陶淵明以「勤靡餘勞，心有常閑。樂天委分，以至百年」，為自己描摹一幅自畫像。然而筆者以為，其後「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為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數語，才是詩人不得不發之語，真切道盡此生抗衡無已的儒家情結。「獨」、「異」二字，或有自得，抑何其孤清，蓋淵明未嘗不希求賞心之人。見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頁462-463。亦見王國瓔：〈陶淵明的儒家情結〉、〈陶淵明對聲名的重視〉二文，《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臺北：允晨文化，1999年9月），頁268-296、頁298-323。

苕苕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哲垂經綸。委講輟道論，改服康世屯。
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¹⁹

以上為序文與第一首詩。序文言及謝玄平定苻堅南侵之亂，功成後仍尊重君主，並使人民繁榮昌盛。可惜謝安病逝，北伐勢力受到壓制，謝玄只好辭官歸隱於東山，即故鄉始寧，回鄉成為一名地方官。在序中謝靈運以樂毅比擬謝玄功績，亦以樂毅遭齊國反間而受誣陷，來比擬謝玄受排斥的遭遇。同時，也將謝玄功大而不戀棧的隱居之志，與范蠡功成後急流勇退之姿相比附。「君子道消」為謝玄「考卜東山」之因，在如此境遇之下而有此進退之道，遂以「范蠡」譽之。此舉意在揄揚謝玄之功與德，但恐怕又有過譽之嫌，畢竟謝玄並非完全歸隱不仕。

第一首以「贊」為主的詩中，「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四句，可謂全詩綱領。唯有「貴自我」，才稱得上是達人；而此看似以道家理想為主的達人，又非獨善其身者，而是兼抱濟物之志，卻並不同流合汙，戀棧功名。其後引用段干木、展季等歷史人物與謝玄相比擬，意在呼應前文，表示謝玄乃不慕榮利之人，然而一旦國家有難，卻能挺身而出，「惠物辭所賞」雖為稱頌段干木、展季等人之語，然亦為前述達人應有之特質。如此清高德性，就由謝玄繼承了，在國家有難之時拋棄玄道，挺身救國。一切以國家人民為上，亦為達人自我之一部份。

以下為第二首以「敘」為主的詩歌：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蹙圯。
萬邦咸震懾，橫流賴君子。拯溺由道情，龕暴資神理。秦趙欣來蘇，燕魏遲文軌。
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裡。隨山疏浚潭，傍巖藝粉梓。
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謝靈運〈述祖德二首〉，頁154）

此詩主要敘述國家有難，謝玄建功。無奈謝安殂逝，北伐受阻，謝玄只好隱退於故鄉始寧。「拯溺由道情，龕暴資神理」二句，就字面解釋，意指以治國之道、救世之情拯救人民於水火，以聰明才智平定暴亂。就齊益壽的說法，此二句應由魏晉玄學的觀點去理解，即由「自然」與「名教」的體用關係著眼。「道情」、「神理」為體，「拯溺」、「龕暴」為用，唯有以「神理」（道）為憑藉，即能體「自然」的人，方能完成龕暴的神聖使命。¹⁹至若「隨山疏浚潭」以下，乃具體描述謝玄於始寧經營莊園，而此處正可聯繫至謝靈運〈山

¹⁹ 宋·謝靈運著，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4月），頁153。以下謝詩只引頁數，不另作注。

居賦》。簡而言之，〈述祖德〉二首可謂綱領地定義了謝靈運心中所認同追慕之祖德，並且顯然將如此定義投射至祖父謝玄身上，同時於〈山居賦〉中，具體記述自己追隨與實踐謝玄步履，意即切實紹述此一定義下之祖德。

（二）山居賦內容概述

這篇賦作寫於謝靈運第一次隱居故鄉始寧，據《宋書·謝靈運傳》：

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並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為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夙昔之間，士庶皆遍，遠近欽慕，名動京師。作《山居賦》並自注，以言其事。²⁰

可知謝靈運之父祖在始寧本有故宅別墅，是以謝靈運乃是隨其父祖步伐隱居於此。他不僅改造東山莊園，並且在遠離東山的嶠山一帶重建新居，嶠山即〈山居賦〉中所謂「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也」的「南山」。顧紹柏認為，據〈山居賦〉內容可知，賦中詳細記述始寧一帶之山嶺溪澗，花草竹木，鳥獸蟲魚，須有長時間考察，如無一年以上時間，恐怕難以完成。再者，新居具有相當規模，絕非短時間可完成，而通觀全篇寫作結構並不十分嚴密，說明撰寫此賦可能跨年度。此賦盛讚故鄉山水之美，同時滲溢出詩人消極避世的佛老思想。

²¹全文內容約八千多字，簡述如下：1. 列舉隱於丘園之前人，自述歸隱之心態。2. 以漢大賦模式介紹始寧山居莊園之山川地勢，遠近分明。3. 敘述物產富饒。4. 莊園生活有佛道活動、耕種農事等。5. 以佛道思想為作結，呼應前文，乃生命寄託。²²

可以合理推測的是，身在始寧山居的謝靈運，既然隨其父祖腳步而來，亦改造、擴建故居，當是在遊走其間時，屢屢尋思想見其父祖風範。試看其賦第一段：

謝子臥疾山頂，覽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悠然而笑曰：夫道可重，故物為輕；理宜存，故事斯忘。古今不能革，質文成其常。合宮非緡雲之館，衢室豈放勳之堂。邁深心於鼎湖，送高情於汾陽。嗟文成之卻粒，願追松以遠遊。嘉陶朱之鼓棹，乃語種以免憂。判身名之有辨，權榮素其無留。孰如牽犬之路既寡，聽鶴之塗何由哉。

²⁰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9月），卷67，頁449下。

²¹ 宋·謝靈運著，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466-467。

²² 內容大要參考修改自黎思文：〈謝靈運《山居賦》及自注的隱逸思想探究〉，《東吳線上學術論文》第34期（2016年6月30日），頁19-34。

(頁 449-450)

在其後自注中言及：「理以相得為適，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所以為笑。」而「古人遺書」所指為何，或為老莊思想，抑或是文中所引用張良辟穀絕食，追隨赤松子，以及范蠡泛舟五湖以避禍，臨行前不忘以此告文種等事。上述張、范二人乃與其意合之正例。以下則舉李斯、陸機為反例，說明戀棧功名不識時務，並非明智之舉。序中亦言「道可重，故物為輕；理宜存，故事斯忘」，此道、理宜為道家全真保性之說，對照〈述祖德〉中「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惠物辭所賞」等達人特質，顯見謝靈運之所以選擇隱居故鄉始寧，山居於此，與其意合者仍是先祖「達人貴自我」之特質，此舉仍在追慕其先祖風範。

賦中明確言及謝玄者，為此段賦文以及其下自注。聯繫本段與下段賦、注，可知謝靈運認為當年謝玄隱遁故居之舉，意在遺訓後人；並進而將自己辭官山居一事，定義為承繼先人遺訓：

覽明達之撫運，乘機緘而理默。指歲暮而歸休，詠宏徽於刊勒。狹三閭之喪江，矜望諸之去國。選自然之神麗，盡高棲之意得。(頁 451)

文中之「明達」，宜指其祖父謝玄，並稱頌其祖父能夠「乘機緘而理默」，即洞燭時勢而順勢退隱。並以屈原、樂毅為戒，選擇山水神麗之處盡其隱遁之意。其下自注云：

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橫流之禍。後及太傅既薨，建圖已輟，於是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廢興隱顯，當是賢達之心，故選神麗之所，以申高棲之意。經始山川，實基於此。(頁 451)

「余祖」即指謝玄，此處言謝玄平定苻堅之亂，建立大功之後，卻因謝安殞逝而致北伐受阻，遂辭官歸隱，「以避君側之亂」，明言乃為避禍而為之。何以「經始山川」，亦是基於「選神麗之所，以申高棲之意」。由此可理解，謝靈運回到故鄉山居，乃全心認同其祖「乘機緘而理默」之舉。是以述祖德不僅述其祖之功，更是標舉其祖能夠審時度勢，功成身退。可知謝靈運父祖隱遁之舉，對謝靈運產生因認同而來之引領作用。緊接其下的賦文為：

仰前哲之遺訓，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宴息，保自事以乘閒。愧班生之夙悟，慚尚子之晚研。年與疾而偕來，志乘拙而俱旋。謝平生於知游，棲清曠於山川。(頁

451)

「仰前哲之遺訓」一句，顯然仍屬追慕謝玄之語；「俯性情之所便」表示即便是追慕前人之舉，事實上亦是順應一己性情。而此一追慕前人，順應性情之舉，就謝靈運看來不僅適於自身實踐，更是仰承祖父垂教於後之訓示。其下自注：

謂經始此山，遺訓於後也。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頁 451）

注文中「經始此山，遺訓於後」，顯然針對賦文「仰前哲之遺訓」而注。可知謝靈運不厭其煩於賦文、注文反覆強調，經營山居，乃是謝玄「遺訓於後」之舉。而「後」者謂誰，自然是「仰前哲之遺訓」的謝靈運。換言之，謝靈運先將謝玄山居之舉，定位為「遺訓於後」；而後將自己置入此一後人身分，定義所有山居經營，皆為發揚祖德之實際踐履。乃是審時度勢、無忝先祖之合理選擇。

是以此後，作者便開始展演一段近於漢大賦體制的山居圖景：

其居也，左湖右江，……近東則上田、下湖，……近南則會以雙流，……近西則楊、賓接峰，……近北則二巫結湖，……近東則天台、桐栢，……遠南則松箴、棲雞……遠西則（下闕）……遠北則長江永歸，……水草則萍藻蒹葭，……其竹則二箭殊葉，……其木則松栢檀櫟，……植物既載，動類亦繁。……魚則鰻鱧鮒鱖……鳥則鷓鴣鷓鴣……山上則猿獬狸獾……。（頁 452-458）

上引文字以全方位的角度，介紹山居所在環境區位，地勢景致，以及動植物產，相當程度上呼應了〈述祖德〉其二詩中「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裡。隨山疏浚潭，傍巖藝粉梓。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當然末兩句帶有較為主觀的理解評價，但可知謝靈運是以這樣的姿態紹述祖德，築造山居。如此鉅細靡遺之記述，不僅符應漢大賦傳統架構，展現包羅宇內之寫作企圖與占有想望，更令人思及《山海經》裡近似之書寫企望。²³當謝靈運選擇山居，並具體考察、書寫〈山居賦〉，這看似不遇之時的自我安頓，顯然已是另一種謝靈運式的述祖德。試看賦前之序文：「今所賦既非京都宮觀遊獵聲色之盛，而敘山野草木水

²³ 根據李豐楙說法，《山海經》裡尤其是〈五藏山經〉，就是山海的富藏、天地的寶藏，山經是一卷古老的寶藏圖或寶藏檔案，表現了對於山川寶藏愛物利物的素樸見解。將天下寶藏蒐集整理，聚於王府，善加利用。詳見李豐楙：《神話的故鄉——山海經》（臺北：時報文化，2012年3月），頁 22-24。而謝靈運於〈山居賦〉中詳加考察記載的作法，或許亦具有某種理解掌握之用心。

石穀稼之事，……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台、皓之深意，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²⁴可見其挪借變創之意。換言之，謝靈運建立一規模自足的山中天地，並且在書寫活動中悄然挪借漢大賦傳統，順遂其光耀祖德，高貴自我，抗衡當權之姿態。此擬文後再論。

在大段落描摹山居圖景之後，自「敬承聖告，恭窺前經」至末段「暨其窈窕幽深，寂寞虛遠」，雖在說明山居生活，然而莫不緊扣佛道活動及佛道思想。不僅扣回〈山居賦〉開篇各段，更呼應了〈述祖德〉其一詩中「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就齊益壽說法，這兩句話若以魏晉玄學之體用論視之，則顯然「為本、為體」，乃相對於「為末、為用」之「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而言。深諳道家思想並且長久浸淫其中的謝靈運，顯然認為從事佛道活動與思想，才是山居生活中真正標舉「貴自我」之達人高情，這自然是從另一面向紹述其所定義之祖德。

透過對讀〈述祖德〉二首與〈山居賦〉，可見得〈山居賦〉具體呼應〈述祖德〉二首之處，然而不可否認，亦有未涉之處。這些未涉之處，主要指〈述祖德〉二首中，言及謝玄「兼抱濟物性」、「拯溺由道情，龔暴資神理」等安邦定國之功，以及「臨組乍不繼，對圭寧肯分」、「惠物辭所賞」等功成不居之德。這一部分，對於因不遇而無所居功，遂選擇歸隱故鄉的謝靈運而言，〈山居賦〉中自然無可呈現。然而筆者以為，謝靈運或許試圖藉由重述祖德、挪借賦體的作法，彌縫、甚或平衡其無功可述的窘境。

四、重述祖德與挪借賦體

筆者所謂「重述祖德」、「挪借賦體」者，乃試圖指明謝靈運在無功可述，卻必須隱遁身退的窘況下，如何安頓其抉擇，彌縫其功業。以下分述之。

（一）重述祖德

就述祖德之傳統而言，除了庾峻〈祖德頌〉，乃勸勵子孫，於亂世之中宜「縱德遺寵，顯志遁思」以保身，其餘幾乎是以先祖建功立德（「立德」是以「建功」為前提）為典範，期望後世子孫延續先祖榮光。值得注意的是，陸機〈祖德賦〉、〈述先賦〉，與陶淵明〈命子詩〉之寫作背景，皆為遁居鄉里之時，此與謝靈運相近。然而，二人於作品中述祖德的目的，依然承續著述祖德的傳統，也就是期望子孫延續先祖榮光。以陸機〈祖德賦〉為例，雖然文中言及先祖「解戎衣以高揖，正端冕而大觀」，敘其釋武功而就相職，實則寓有為

²⁴ 宋·謝靈運著，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449。

先祖懷才不遇而抱憾之意。無論此文作於陸機入洛之前還是之後，文章所欲側重者，皆不在隱遁以求其志，而在揄揚先祖榮光，並以此自悌，自詡重振家門。再以陶淵明〈命子詩〉為例，文中雖然亦有褒揚先人「功遂辭歸，臨寵不忒」之語，然而其命子重點，顯然仍在於紹述先祖建功立業之德，「身退」的前提是「功成」。至如陶淵明自言「嗟余寡陋，瞻望弗及」，讓自己於「命子」的立場上幾近缺席，如此姿態依然可見，於〈命子詩〉中的陶淵明，仍將自己置於功成身退之祖德定義，在自己尚無功業可言的狀況下，成了一位自甘沉默的父親。

相較於陸機與陶淵明，同樣寫於隱居之時的謝靈運〈述祖德〉、〈山居賦〉，雖也兼及父祖榮光，但不可否認的是，乃更多側重於所謂「貴自我」、「不纓垢氛」、「惠物辭所賞」（〈述祖德〉）、「乘機緘而理默」（〈山居賦〉）的達人風範。〈山居賦〉便是一篇在「覽明達之撫運」、「仰前哲之遺訓」下，「選自然之神麗，盡高棲之意得」而寫就的居山之作。可知謝靈運關注者，並非聚焦於「功成」此一價值，也並未惕勵自己躬身行之，反而意在凸顯祖父辭官山居之意義價值。筆者屢屢尋思之處正在於，無功可述的謝靈運，何以在紹述「功成身退」之祖德時，全然未以先祖之功自我惕勵，進而發抒戮力建功之志，反而竭力稱頌甚而美化身退之舉。筆者認為其間反差，立場頗為耐人尋味。即謝靈運乃藉由紹述祖德之作，重述祖德——在詠頌功成身退的脈絡之下，刻意側重身退之姿。

至於謝靈運何須重述祖德，側重身退，自然與寫作當下境遇有關。蓋劉裕建宋之後，原本依附劉毅的謝靈運，並不受重用。劉裕死，少帝即位，與廬陵王劉義真友好的謝靈運，不為權臣徐羨之、傅亮所容，遂出守永嘉，任職僅一年便託病回始寧隱居。之後復仕復隱，出守臨川，最終流放廣州，行棄市刑，終生可謂依違於仕隱矛盾之中。因此當謝靈運決意離職隱居，心中或許無可避免幾番周旋，甚至連宗族兄弟都不表認同。²⁵試節錄其歸隱前所作：

雖鑣羈之有名，恒遊獎而匪滯。解龜紐於城邑，反褐衣於丘窟。判人事於一朝，與世物乎長絕。自牽綴于朱絲，奄二九於斯年。服纓佩于兩官，執鞭笏於宰蕃。（〈辭祿賦〉，頁430）

於是州人告辦，佇楫在川，觀鳥候風，望景測圓，背海向溪，乘潮傍山，悽悽送歸，愍愍告旋。（〈歸塗賦〉，頁431-432）

〈辭祿賦〉與〈歸塗賦〉作於第一次歸隱始寧之前。於〈辭祿賦〉中，說明他自任官至出

²⁵ 「在那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梁·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卷67，頁449下。

守永嘉，已有十八個年頭，而宦途令人厭倦，思欲辭官歸隱。唯懷抱如此隱遁之志的謝靈運，一旦宿願得償，終於踏上歸途時，卻於〈歸塗賦〉中道出「悽悽送歸，愍愍告旋」之語，似乎有所牽慮，而非全然歡快愉悅。再見其歸隱後所作〈傷已賦〉節錄：

嗟夫！卞賞珍於連城，孫別駿於千里。彼珍駿以貽愛，此陋容其敢擬！……始芳春而羨物，終歲徂而感己。貌憔悴以衰形，意幽翳而苦心。（〈傷已賦〉，頁448）

〈傷已賦〉乃為廬陵王劉義真遭害而傷。一傷摯友被害，二傷己身攀附以顯的幻想完全破滅。由以上歸隱前後諸作，可見其面對仕隱內心反覆，掙扎周旋。而在此般情態下，高度評價當年祖父解駕東歸之舉，並且追隨祖父遺蹤，將自己辭官歸隱定義為「述祖德」之舉，對於內心反覆周折的謝靈運而言，顯然具有相當的貞定與安頓效果。

謝靈運詩作，經常予人帶著玄學尾巴的印象，這固然與「莊老告退，山水方滋」（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的詩歌發展現象有關，當然也與謝靈運個人的學思歷程與時代風氣相應。蓋當時名門望族向來以談玄說道為榮，甚且與道教人士有所交遊，²⁶謝安、謝玄出仕前亦以清談為務，這自然也影響了謝靈運。是以謝靈運以道家達人之姿，定位祖父隱退山居之舉，亦情有可原。然而，謝靈運於〈述祖德〉與〈山居賦〉中所形塑的謝玄形象，則難免帶有主觀投射。試看《晉書·謝玄傳》：

玄既還，遇疾，上疏解職，詔書不許。玄又自陳，既不堪攝職，慮有曠廢，詔又使移鎮東陽城。玄即路，於道疾篤……詔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疾。玄奉詔便還，病久不差……前後表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玄既與疾之郡，十三年，卒於官。²⁷

謝玄北伐受阻後，奉令回鎮淮陰，其後便屢因患病請求解職。朝廷挽留之，甚且派高手醫治，無奈謝玄病況仍日益嚴重。而除了患病，亦有痛失家人之哀。²⁸可知謝玄之所以亟欲辭官歸鄉，實與其身心狀態無以負荷有關，然謝靈運於此卻隻字未提。謝安辭世與北伐受

²⁶ 「在晉代的江南，杜子恭領導的天師道也頗有影響。……當世名士權臣謝安、王羲之、桓溫等人都與杜子恭有交遊。」許抗生、趙建功、田永勝：《六朝宗教》（南京：南京出版社，2004年7月），頁38-39。

²⁷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79，頁536。

²⁸ 「臣所以區區家國，實在於此，不謂臣愆咎夙積，罪鐘中年，上延亡叔臣安、亡兄臣靖，數月之間，相系殂背，下逮稚子，尋復天昏。哀毒兼纏，痛百常情。臣不勝禍酷暴集，每一慟殆弊。」唐·房玄齡等：《晉書》，卷79，頁536上。

阻或許令謝玄沮喪，但顯然並非辭官唯一因素，就筆者所見資料，謝玄辭官未見不遇憤懣之語。若與史實記載相較，則謝靈運〈述祖德〉與〈山居賦〉對於祖父隱居始寧之定位與評價，恐怕有刻意美化之嫌。

細思謝靈運何以刻意美化，何以重述祖德，即由傳統建功立德，轉而側重道家審時貴己，目的正在合理自己歸隱始寧之舉。當謝靈運如此轉化，則歸隱始寧一事不僅只紹述先祖美德，順應道家處世理想，更是謝靈運當下化解內心價值衝突的最佳良方。除此之外，也是取得他人認同，甚且維持自身影響之良方。蓋謝靈運乃因不為權臣徐羨之、傅亮所容，遂出守永嘉，最終辭官歸鄉。如此表態，或可謂貴己之道，然而畢竟亦為拒退之行，對於謝靈運自身，甚或是謝氏家族福祉，難免產生一定影響。前文曾引述《宋書·謝靈運傳》：「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可知此番抉擇，確實褒貶不一，謝靈運不僅必須說服自己，更須取得家族諒解。是以高度合理辭官之舉，將歸隱與「達人高情」甚或「祖德」劃上等號，乃必然發展。此外，辭官歸鄉之舉，一者完全順遂徐、傅等人排拒之願，二者徹底遠離權力中心，這是否顧及謝氏家族福祉，又是否完全符合謝靈運真正期待呢？或許在「貴自我」的前提下，仍可藉由某種作法，讓世人、甚或是權力中心，不致因此忘卻謝靈運之才、之情。就《宋書·謝靈運傳》所載：「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夙昔之間，士庶皆遍，遠近欽慕，名動京師。作《山居賦》並自注，以言其事。」²⁹可知即使謝靈運歸隱始寧，然而每有作品，遠近士庶夙昔之間，莫不競寫傳閱，甚至到了名動京師的程度。謝靈運個人當是明瞭此事，理解傳播效力，是以作〈山居賦〉並自注，當然可能還有〈述祖德〉。如此一來，謝靈運重述祖德之用心，不僅只用以安頓自身，取得家族認同，更在向權力中心表態。或可推論，透過作品重述祖德，謝靈運向世人傳遞了自我信念，彰顯自我價值，樹立自己不受牢籠的姿態。同時，始終攫住世人目光，不被遺忘。

（二）挪借賦體

再就挪借賦體言之。「挪借」二字，筆者乃沿用鄭毓瑜說法。鄭毓瑜認為，謝靈運〈山居賦〉乃「挪借」漢代以來「山川」名物說解，以交織東晉以降「山水」經處趣味。³⁰筆者在認同鄭毓瑜的前提下進一步思索，謝靈運「挪借」了漢代以來山川名物說解，或許，也藉此「挪借」了山川名物說解背後之「書寫思維」——即透過書寫山水，表露其經理一國之規模與用心。蓋謝靈運〈山居賦〉雖被目為山水賦，實則遙接漢大賦包舉宇內之傳統。

²⁹ 梁·沈約：《宋書》，卷 67，頁 449 下。

³⁰ 鄭毓瑜：〈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臺北：麥田出版，2014 年 12 月），頁 350。

唯轉化賦作物類，以山澤草木取代宮廷苑囿，但仍保有漢大賦之經理、佔有思維。這正是筆者所謂挪借賦體。筆者認為，挪借賦體非僅只是以名物說解思維，彰顯其山居規模與紹述用心，更深意蘊乃在，謝靈運藉此彌縫其辭官身退，而卻無功可述之窘境。

據顧紹柏說法，〈山居賦〉稱得上是一篇山水賦，在謝靈運之前，不曾有過這種以山水為主要表現對象的洋洋大賦。一般而言，漢大賦如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張衡〈二京〉，大多出於想像，非真實之地理論述。至於左思〈三都〉雖耗時十年完成，然而其自言「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未至三都進行實地考察，不免仍屬想像之辭。至於謝靈運〈山居賦〉，乃是對故鄉山水作全面考察，並親自參與莊園擴建，而後逐步寫就此賦。是以此賦，足供後世於地理、動植物等領域珍貴史料。就此而言，已大異傳統賦作。³¹

而此種異於傳統大賦之書寫模式，自然也引起其他學者關注，不過鄭毓瑜關注焦點在於謝靈運〈山居賦〉，與傳統大賦異中有同之聯繫挪借的現象。鄭毓瑜注意到，算得上是一篇山水賦的〈山居賦〉，其中出現較多的是「山川」一詞，共 13 次，而「山水」僅有一次，遂進一步考察魏晉時期這兩個詞彙的用法。據其考察結論，以「山川」論述為主者，多用以識別名物，並與地理政治有關：

「山川」論述顯然有其理地治國的背景，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地理論述的一部份。這種地理政治學，使「山川」……成為國族版圖上分疆畫界、品物教民的一個重要環節。……擁有精準的輿圖，就等於掌握天下虛實，進而擁有治理天下的關鍵。……大賦的書寫本來就應該屬於如同〈禹貢〉以來的山川名物論述……妥貼而平衡的書寫就直接具有理地治國的效力。……掌握愈豐富的山川名物知識，就愈能掌握權力；君王權力的合法性……直接存在一套名物說解系統中。這因此可以解釋「巨麗」的漢大賦如此迎合帝王心意的原由。³²

此種類似百科全書的大賦手法，展示出坐擁天下萬物的帝王威望，宣示帝王擁有一種定名萬有、主宰世界秩序的權力。此乃屬於帝國的地理論述。

至於以「山水」論述為主者，則多用以窮究歷覽，並與山澤經營有關：

《晉書》傳記中突然大量增加「山水」的使用……世家子弟並不必然只是泛遊山水、

³¹ 宋·謝靈運著，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前言》，頁 15-16。

³² 鄭毓瑜：〈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頁 353-355。

弋釣言詠而已，經營家族產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項才能……。在「山水」一詞的相關用法中，偏重游賞山水的記載的確可說是最常見的……所謂「行田視地利」就如同「行鄉里視宮室」或「入山行木」，這些原本屬於朝廷政務，在這裡顯然成為世族經營山野的基本事務。……愛好山水並不必全等於絕俗隱逸……探尋山水之美與封佔山澤之利，很可能出於同一種慾望……山野園宅可以透過經營開發而具有栖逸的品味。³³

本段文字意在說明，世家子弟許多看似歷覽山水的舉動，卻有著更為實際的目的，即開發山林，以為家族產業。而這些原本屬於朝廷之政務，在《晉書》記載中看來，已成為世族經營山野的基本事務。這是世族的地理論述。

屬於帝國地理論述的「山川」論述，與屬於世族地理論述的「山水」論述，二者表面看似無涉，而鄭毓瑜認為二者於異中實有相互關涉挪借之態：

那麼，一套現成的考究「地方一物類」的「山川」論述，當然很可能就隱伏成為這些世族在遊賞山水時最熟悉而初步的辨識模式；同時，與遊賞相結合的考察、經營當然也很可能反過來作用於原有的名物訓解模式，而改造名物類聚所構成的山川（或山水）風貌。

簡言之，既有之「山川」論述，可能在世族子弟遊賞山水時，先入為主地影響著他們辨識山水的眼光；而反過來，當世族子弟結合遊賞與經營之眼光凝視山水，不免也改造著既有之名物論述。二者乃是相互定義。

鄭毓瑜此文，旨在梳理中國在東晉以降對於自然風物的新體驗，並且探究其中「原有的」與「新出的」連類方式，以及不同時期的文人，對於某些類別的偏好，及其所設想的連類意趣。同時將謝靈運〈山居賦〉一文，放在當時此一建構新「種類」地理的潮流中看待，藉此透露「山水」文學的類聚模式（山野、草木、水石、穀稼），如何轉化「山川」類聚模式（京都、宮觀、遊獵、聲色）。進而確認「山水文學」之所以順利發展，很可能正是藉由轉化原有之「山川類聚」而來。

唯筆者所注目者，乃在謝靈運〈山居賦〉之山水類聚，既然是承繼轉化自山川類聚，則其思維根源，及其山澤經營背後所隱藏之用意，極可能同於帝國地理論述中，經理佔有

³³ 鄭毓瑜：〈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頁 356-361。

一國之用心。前文曾述及陳慶元先生之論點，他認為〈述祖德詩〉與〈山居賦〉作期應相去不遠，皆自永嘉歸始寧之後。此二作精神實質，完全契合。謝靈運欣賞祖父謝玄卜居東山之舉，自己回到始寧，亦有遺落世事，避禍遠害之動機。筆者認同陳慶元先生此一觀點，並延續此觀點，說明謝靈運經營始寧山居，不僅只是認同、追隨祖父謝玄卜居東山之舉，更重要的，乃是以統治者之眼光，實際經營、建立一個規模自足的山中天地，作為與當權對峙抗衡之象徵場域。是以就挪借賦體言之，經營山居進而寫就〈山居賦〉，謝靈運乃隱然遙接漢大賦傳統，進而置換其中物類，將傳統坐擁帝國之心，挪借為坐擁山川之業。以此護持家門榮光，體現紹述企望，甚且「主觀上」彌縫個人乏善可陳之功業。試看作於第一次歸隱始寧的〈田南樹園激流植援〉：「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中園屏氛雜，清曠招遠風。」³⁴筆者以為，謝靈運或許確然嚮慕隱遁生活。只是相較於陶淵明結廬在人境，謝靈運追求清曠之姿態，乃拒斥而非和諧融入；其大舉經營之心態，乃佔有而非觀覽尊重。陶、謝面對隱遁之心態，實有著根本差別。而兩人面對「無功身退」之自處方式，亦截然有異。當陶淵明以無功可述的狀態躬耕園田，其「樂天委分，以至百年」（〈自祭文〉）之悠然與自持，實遠非謝靈運所能理解企及。是以謝靈運挪借賦體與山居經營二事，實由不同面向反映其功業乏然之失落，與彌縫功業之想望。

而謝靈運自注其賦，亦頗呼應其挪借賦體，以彌縫功業之舉。為賦作注並非謝靈運創舉，蓋作者為求讀者理解作品，遂自注其賦。有學者認為自注乃始於左思〈齊都賦注〉，而謝靈運〈山居賦注〉則將自注之例發揚光大，作法非僅訓詁，乃是以解釋事件、闡釋義理為主，與本文緊密相互發明。³⁵亦有學者認為，謝靈運〈山居賦〉規模漢賦，可視為一部百科全書。且其自注詳盡，乃成為描述山居之「組成部分」。³⁶以上說法，主要著眼於賦體發展或賦體創作言之。唯筆者關注在於，當賦文本身已展現出包羅宇內之規模，而注文仍力求詳盡，務求鉅細靡遺描繪山居，其注疏動機僅為不使誤讀嗎？與其以「不使誤讀」這一消極說法理解之，筆者毋寧認為謝靈運自注其賦，有著更為積極的想望，在他明明知曉自己作品總是傳誦京師，具有強大之傳播效力。換言之，自注其賦顯然已預設讀者；而緊扣山居生活詳加注疏，顯然乃企圖營造且傳播自己隱遁山居之理想樣貌——快意清曠，亦豐饒富足，乃一當權無以牢籠干涉之自我天地，甚或一統領國度。在這裡，謝靈運已無須再向任何人，乞求來自當權世俗之功名利祿。而透過詳加傳播山居生活，他既紹述了祖德，亦彌縫了功業，於主觀想望上。

³⁴ 宋·謝靈運著，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168。

³⁵ 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頁185-186。

³⁶ 周勛初：《魏晉南北朝文學論叢》（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11月），頁85-86。

五、結語：榮光下尋思自我

本文旨在透過對讀謝靈運〈述祖德〉二首及其〈山居賦〉，梳理出謝靈運所重述之祖德，乃異於前人側重之頌詠功業，自勵自惕；而是側重於道家聖人面貌，高度肯定甚或美化謝玄審時度勢，功成身退之身姿。同時創作〈山居賦〉，鉅細靡遺說明自己紹述祖父經始山川之遺訓，擴大山居規模。除了重述祖德，側重身退，也藉由山居經營、挪借賦體，從另一面向護持家族榮光，以及彌縫自己始終缺失的功業成就。從文學史角度視之，述祖德主題從頌詠先祖功業，至頌詠功成身退之舉，莫不是以「功成」為前提，或自得或自勵。而謝靈運側重「身退」之祖德論述，則在自我安頓，此亦可謂述祖德傳統之新聲。再從士不遇角度視之，同樣無功可述的陸機與陶淵明，於述祖德之作中，仍然對「功成」抱持正面積極之意態。相對而言，謝靈運詩賦於「身退」之姿，顯然著墨用力較多。

筆者以為，謝靈運一方面稱頌先祖不纓垢氛之高潔情懷，一方面卻又傾其心力，以經理佔有姿態經營山中天地，兩方看似矛盾之舉，若從謝靈運個人驕傲又失落之心態加以理解，或可化釋矛盾。謝靈運所以高度肯定謝玄功成身退之達人高情，不可否認確然對於先祖懷抱憧憬，然而，亦有其當時不得不然的心理背景。蓋功業未成而選擇主動身退的謝靈運，顯然需要以重述祖德，頌詠祖父「身退」，來高揚自己辭官抉擇。而即使傾心清曠山居，卻終究無以坦然接受功業無成之缺憾。遂以經理一國之心，行世族經營之業，甚至作賦以述，自注賦文，乃得以護持家族利益，無忝先祖遺訓，同時彌縫內心缺憾。錢鍾書先生於此，實有透徹理解：

靈運此作祇言「抱疾就閒」，心向禪玄，詞氣恬退；苟曰「失真」，〈山居〉過於〈閒居〉遠矣。³⁷

錢先生此言不免予人嚴厲之感，唯筆者以為，此乃深諳人情之洞見。舉凡書寫，則不免預設讀者，冀求理解。何況挪借賦體，詳加自注，傾其心力以成，則恐怕更在冀求傳播，不致湮沒。

事實上從〈述祖德〉到〈山居賦〉，依然嗅得謝靈運難以放下失落。政治上的挫敗，讓他選擇沐浴在重新定義的祖德榮光，遁居在先祖故居，以療癒內心失落。從不顧一切奮進的陸機，到面有愧色的陶淵明，再到心緒迂曲的謝靈運，「功成身退」之祖德，總是文

³⁷ 此言乃錢鍾書在引述元好問《論詩絕句》，且譏評潘岳「矯激之情，欲蓋猶彰」之後而發。見錢鍾書：《管錘篇》（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1月），第4冊，頁1289。

人理想藍圖。在功業無成的狀況下，僅有〈命子詩〉中謙抑面對「無功」事實的陶淵明，最終得以「樂天委分，以至百年」。陸機則以一往無前之姿紹述祖德，最終如流星殞落。而謝靈運以重述祖德，挪借賦體，企望得以平撫失落，真正託身山居。託言紹述，實則重述與挪借。唯重述與挪借，畢竟仍難掩刻意。而這也預示一代文豪，終將牢籠囚困於此。

徵引文獻

古籍

- 晉·陸機 LU, JI 著，劉運好 LIU, YUN-HAO 校注：《陸士衡文集校注》*Lu Shi Heng Wen Ji Jiao Zhu*（南京 Nanjing：鳳凰出版社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2007 年 12 月）。
- 晉·陶潛 TAO, QIAN 著，龔斌 GONG, BIN 校箋：《陶淵明集校箋》*Tao Yuan Ming Ji Jiao Ji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9 年 12 月）。
- 晉·陶潛 TAO, QIAN 著，袁行霈 YUAN, XING-PEI 箋注：《陶淵明集箋注》*Tao Yuan Ming Ji Jian 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18 年 1 月）。
- 宋·謝靈運 XIE, LING-YUN 著，顧紹柏 GU, SHAO-BO 校注：《謝靈運集校注》*Xie Ling Yun Ji Jiao Zhu*（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e Jin BKS，2004 年 4 月）。
- 梁·沈約 SHEN, YUE：《宋書》*Song 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8 年 9 月）。
- 唐·房玄齡 FANG, XUAN-LING 等：《晉書》*Jin 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3 年 6 月）。
- 清·嚴可均 YAN, KE-JUN：《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Quan Shang Gu San Dai Qin Han San Guo Liu Chao We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9 年 6 月）。
- 余培林 YU, PEI-LIN：《詩經正詁》*Shi Jing Zheng Gu*（臺北 Taipei：三民書局 San Min Book Co., Ltd.，1995 年 10 月）。
- 遼欽立 LU, QIN-LI：《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Xian Qin Han Wei Jin Nan Bei Chao 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8 年 5 月）。

近人論著

- 王國瓔 WANG, KUO-YING：《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Gu Jin Yin Yi Shi Ren Zhi Zong ——Tao Yuan Ming Lun Xi*（臺北 Taipei：允晨文化 Asian Culture Publishing Co., Ltd.，1999 年 9 月）。
- 王國瓔 WANG, KUO-YING：《中國文學史新講》*Zhong Guo Wen Xue Shi Xin Jiang*（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公司 Linking Publishing Co, Ltd.，2006 年 9 月）。
- 李豐楙 LEE, FONG-MAO：《神話的故鄉——山海經》*Shen Hua De Gu Xiang ——Shan Hai Jing*（臺北 Taipei：時報文化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2012 年 3 月）。

- 周勛初 ZHOU, XUN-CHU:《魏晉南北朝文學論叢》*Wei Jin Nan Bei Chao Wen Xue Lun Cong* (江蘇 Jiāngsū: 江蘇古籍出版社 Jiāngsū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9 年 11 月)。
- 胡大雷 HU, DA-LEI:《中古詩人抒情方式的演進》*Zhong Gu Shi Ren Shu Qing Fang Shi De Yan Jin*(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3 年 6 月)。
- 許抗生 XU, KANG-SHENG、趙建功 ZHAO, JIAN-GONG、田永勝 TIAN, YONG-SHENG:《六朝宗教》*Liu Chao Zong Jiao* (南京 Nanjing: 南京出版社 Nanjing Press, 2004 年 7 月)。
- 陳慶元 CHEN, QING-YUAN:〈謝靈運〈述祖德詩〉發微——兼及晉宋之際陳郡陽夏謝氏子弟的境遇〉“Xie Ling Yun Shu Zu De Shi Fa Wei—Jian Ji Jin Song Zhi Ji Chen Jun Yang Xia Xie Shi Zi Di De Jing Yu”,《融通與新變——世變下的中國知識份子與文化》*Rong Tong Yu Xin Bian—Shi Bian Xia De Zhong Guo Zhi Shi Fen Zi Yu Wen Hua* (新北 New Taipei City: 華藝學術出版社 Airiti Press, 2013 年 10 月), 頁 67-97。
- 程章燦 CHENG, ZHANG-CAN:《魏晉南北朝賦史》*Wei Jin Nan Bei Chao Fu Shi* (江蘇 Jiāngsū: 江蘇古籍出版社 Jiāngsū Ancient Book Publishing House, 2001 年 6 月)。
- 趙沛霖 ZHAO, PEI-LIN:《先秦神話思想史論》*Xian Qin Shen Hua Si Xiang Shi Lun* (北京 Beijing: 學苑出版社 Xueyuan Press, 2002 年 3 月)。
- 齊益壽 QI, YI-SHOU:〈「達人」形象與謝氏門風——謝靈運〈述祖德詩〉析疑〉“Da Ren Xing Xiang Yu Xie Shi Men Feng—Xie Ling Yun Shu Zu De Shi Xi Yi”,《文化的饋贈》*Wen Hua De Kui Zeng* (語言文學卷)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年 8 月), 頁 155-171。
- 鄭毓瑜 CHENG, YU-YU:〈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Xie Ling Yun Shan Ju Fu Yu Jin Song Shi Qi De Shan Chuan、Shan Shui Lun Shu”,《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Wen Ben Feng Jing—Zi Wo Yu Kong Jian De Xiang Hu Ding Yi* (臺北 Taipei: 麥田出版 Rye Field Publishing Co., 2014 年 12 月)。
- 鄧仕樑 DENG, SHI-LIANG:〈論謝靈運〈述祖德〉詩二首〉“Lun Xie Ling Yun Shu Zu De Shi Er Shou”,《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第 22 卷 (1991 年), 頁 163-176。
- 黎思文 LI, SI-WEN:〈謝靈運《山居賦》及自注的隱逸思想探究〉“A Study of Seclusion Thoughts of Xie Lingyun’ Shan Ju Fu with Its Notes”,《東吳線上學術論文》*Soochow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line* 第 34 期 (2016 年 6 月 30 日), 頁 19-34。http://webch.scu.edu.tw/chinese/file/3437?page=4 (最後瀏覽日期: 2019.12.24)。
- 錢鍾書 QIAN, ZHONG-SHU:《管錐篇》*Guan Zhui Pian*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9 年 11 月)。

Reinterpretation and Appropriation of Poetry and Fu on the Theme of Ancestral Virtues ——Based on XIE, LING-YUN’s “Shu Zu De” and “Shan Ju Fu”

SHEN, FANG-JU

(Received September 20, 2019 ; Accepted December 18, 2019)

Abstract

The theme of “praise the virtues of the ancestors” has already existed in the Shi Jing , and influence the subsequent establishment of the them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 of describing ancestral achievements, the writing intent of XIE, LING-YUN 's two works is to reinterpret and appropriation poems and fu. This article first combs the tradition of the works of ancestors from Pre-Qin to Wei Jin. Then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XIE, LING-YUN’s these two works, we can fully explain XIE, LING-YUN 's longing for ancestors and understand how XIE, LING-YUN faced unsatisfactory situations. In addition, I will also choose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he ancestral achievement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such as Lu Ji's “Zu De Fu”, “Shu Xian Fu” and TAO, YUAN-MING’s “Ming Zi Shi” to compare with XIE, LING-YUN 's works. I hope that by comparing the works to find out how to face ancestral merit when the writer is unwilling. It also highlights that XIE, LING-YUN seems to imitate, in fact, it is through reinterpreting and appropriating to compensate for the subjective expectations.

Keywords : XIE LING-YUN, praise the virtues of the ancestors (Shu Zu De), Shan Ju Fu, XIE XUAN, frustrated